

一条汉江两个故乡

■ 王成伟

人若与哪块土地有缘，便会投胎到那块土地上，落地生根。

我那么庆幸，有余家坡（位于郧阳区青山镇蓼池村）这么个小地方接纳了我，让我成为有根脉有故乡的人。哪怕小到全世界都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我依然感激它。感激它让我落地为人，五官齐全四肢健康，能说话能走路，而不是一株遇冬即枯的草，一朵随风飘逝的花。如今我能自由行走在这个广袤的世界，还能写点什么与众生掏心，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一直到成年，离开余家坡很多年，我才意识到这些。

（一）

不知道余家坡的黄土怎么那么肥，多普通的红薯都能长得那么甜。无论是白芯还是红芯，无论是烤的烧的，还是蒸的煮的，我从小就被余家坡的红薯甜得神魂颠倒。还记得上小学时，双休日从学校回到家，即使自己家没做红薯，也会央求母亲到邻居家帮我找。有的还是一大早刚从煮猪食的大锅里拿出来，我也吃得津津有味。还记得，每年过年去舅舅家拜年，外公也会照例在火盆里煨几个红薯，当从火盆里扒出滚烫的红薯时，表兄妹们便抢得热火朝天。仔细拍掉表层的灰，剥开外黑内焦的壳，里面软嫩的瓤在冬日凛冽的寒风里升腾起缕缕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仿佛能把人的魂勾走。

余家坡有条涓涓小溪穿村而过，深度只达脚踝处，溪水清澈见底，昼夜不停潺潺吟唱。踩几个石块跨过去，上个斜坡，就是别人家的稻场，那里有一棵桃树。每年桃花盛开的时节，便灼灼其华灿若星辰，满目绚烂。

对余家坡经常要洗衣物的妇女们来说，那条小溪只够搓条小手绢，被单这样的大物件只能到大河里洗才过瘾。梁子后面的汉江河太大了，祖祖辈辈说不清到底有多大。约了三五姑娘，一边家长里短，一边捶捶搓搓，与一条河展开一段亲密对话。堂哥十二岁那年在河

边洗澡掉进了河里，幸好被水性好的汉子捞了起来。从此以后，母亲再也不允许我靠近大河，连在小河沟里学狗刨式游泳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舅舅有条渔船，依靠打渔盖了楼房。很多年后，我再回家乡，只看见一河波光粼粼的水，像梦境中一大块美轮美奂的玉，闪耀在星斗转移的沧桑岁月里，一半是哀伤，一半是欢喜。那时候，舅舅家的楼已经消失了，在南水北调的迁徙中，行走到另一方世界里。

对一个人来说，一处土宅，一个甜薯，一条小溪，一树桃花，一地暖阳，一条大河，大约是世间最好的投胎之所了。至于这地方叫什么，人叫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

骚动与宁静一向相伴相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家坡人就耳熟“南水北调”这个词，虽不知其意，但明白早晚要离开家乡，迁徙到一个未知的地方。隔三差五，房前屋后就会出现一些勘测人员，戴着眼镜，斜着身体，眯着眼睛，避开阳光，在高架子的仪器上测量、端详、记录。那架势仿佛在告诉我们，一定会搬，这让父亲很为难。这位月薪才几十元的青年教师，花了不少钱到河南买回几万块红砖，用大船一路驶过大河运到天九湾，又花钱从外乡请了一群壮汉，一挑又一挑从大河边挑到我家的稻场。那批砖垒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山，那是我家几代人从土屋升级到砖房的希望，也是父亲为提升全家生活品质作出的努力，但却因为搬迁搁置了。于是，那座红色的“山”在稻场边放了很长时间，最终不是拿去修坟便是挪去补猪圈，父亲重起一幢房的雄心壮志，就在“南水北调搬迁通知”的漫长等待中慢慢瓦解了。

与父亲一样焦急等待搬迁通知的，还有余家坡的乡亲们。搬迁后的富饶生活，离开贫瘠之地的幻想，刺激着余家坡的每个人。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并不知道，搬迁意味

着大河的水位要涨很高，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小溪、桃树、房屋等，都将淹没于水下。那些哀伤的、欢庆的泪水，那些得意的、不屑的笑容，那些低垂的、破旧的、崭新的屋宅，那些无人注意的追悔与希盼，以及四季轮回温润了祖祖辈辈的风，这一切，都将无踪无影。

这样的等待持续了二三十年。记得2010年上半年，母亲打电话告知身在上海的我，舅舅作为村民代表，已随团从十堰奔赴襄阳查看土地、监盖住宅了。与舅舅的通话里，他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因为每一亩地有舅舅参与测量，每一块地基有舅舅参与监督施工，他带回来的每一条搬迁的新信息，都让大家紧张又期待。

（三）

那年的秋天，我记忆深刻。那天，我从上海乘坐了20多个小时的大巴回到十堰，加入了迁徙的货车队长。那一年，那一天，对生于汉江沿线的几十万人乃至对整个中国而言，都是历史性的时刻：

很多余家坡人不知道，中国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淡水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109位。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在淡水资源方面的严峻形势。

余家坡人不清楚，与他们一起迁徙的，有十八万十堰人，有十六万河南渐川人，这是一场远比三峡移民更为复杂、艰辛的大移民行动。

余家坡人也未必意识到，2010年11月28日，那是湖北移民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全省完成丹江口市、郧阳区、郧西县、武当山特区四个县（市、区），21个乡镇、163个村的移民外迁任务，十堰市共组织119批次、18023户、76652人迁往湖北省九州市。十堰市先后出动搬迁车辆10333台次，累计行驶里程超过850万公里。湖北十八万移民全部如期顺利迁徙，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移民史上的奇迹！

三代人的护水情

■ 黄丽

丹江口人与丹江口水库有着不解之缘。丹江口水库山水环绕，有着“千岛画廊”的美景，库区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武当道茶、丹江口蜜桃、丹江口翘嘴鲇小有名气。丹江口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是京津冀的“大水井”。对于丹江口人来说，“守水护水责任大于天”，每个人都肩负着守水护水的神圣使命。

父辈移民大迁徙

我第一次领悟到肩上的护水重任，是在2010年的端午节。因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我们村沿河269户1057口户将举家外迁至武汉市黄陂区，从此他乡作故乡。这只是库区移民庞大队伍中的一抹身影。

当年上千人拖家带口大迁徙的场景我不曾亲眼见证。那时我正在外地求学，电话里听妈妈讲，临行前一晚，他们被政府集中安置在丹江口市浪河镇中学的学生宿舍里，一个个悄然流泪，辗转难眠，对老屋、亲人、故乡的不舍，以及对未知生活的迷茫涌上心头。

正是在库区移民舍家为国、无私奉

献的精神下，才有了丹江口大坝加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完成。

我的“绿税”之路

出于对故乡的眷恋，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丹江口市从事税务工作。近年来，水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相继改革，“如何完善绿色税制，守护丹江口市的绿水青山，助力企业绿色发展？”这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我在税源管理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耕地占用税等19项绿色税收政策，“多税共治”和“多策组合”税收杠杆助力企业“绿色蝶变”。依托信息共享平台，整合税务、生态环境等多部门数据，对企业绿色发展进行精准画像，以绿色税收红利激励企业向绿色环保转型。我还加入“小水滴”志愿服务队，定期在库区、河道周边巡护，捡拾垃圾、清理漂浮物，劝阻居民不文明行为。向纳税人和居民宣讲节能环保知识、绿色税收政策等，倡导市民节能环保生活、绿色低碳出行。通过贯彻落

实绿色税制引导企业、居民“向绿而行”，共同守护好绿水青山。

“小水滴”来接力

今年世界水日，我和4岁的儿子一起创作了一幅拓染画，名字叫《保护地球，从我做起》。画上，一双小手托起蓝绿相间的地球，地球上有山海、花草、鱼虫和家园。我指着画上的地球告诉儿子：“蓝色的是大海，绿色的是陆地，我们住在陆地上，陆地上的水最终都会流向大海，我们不能向河里丢垃圾，一定要保护好水资源哦！”“不能向河里丢垃圾，不然小鱼会生病的！”儿子稚嫩的声音响起。

行胜于言。有一天，儿子穿上我的“小水滴”志愿者马甲，兴奋地说道：“我也要当‘小水滴’，去河边捡垃圾！”看到我的言传身教在孩子身上有了效果，我甚感欣慰。

守水护水不分年龄大小，不分术业专攻，不分贡献多少，丹江口人个个都是“守井人”。丹江口水库是我们的“母亲湖”，更是京津冀的“大水井”，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守护好这一库碧水。

抬水

■ 熊远拓

到远离家乡，去城里读师范。

师范毕业后，我又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小教书。村小建在山顶上，吃水十分困难，要到离学校几百米远的一个小池塘里去挑。让我感动的是，学校的饮水机总是被一些热爱劳动、又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学生偷偷地装满。

老是抬水总不是个事，吃上放心干净的自来水，一直是村里每一个人的愿望。

好事终于来了。国家支持，县里争取，能人呼吁，乡亲动手，借着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东风，我们终于吃上了自来水。

水是从几里外的山上引来的。山上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从半山腰的石缝里，流出一股清泉，一年四季不断流。买材料、建水窖、铺管道、安水龙头，大家干劲十足，经过几轮改进，终于将安全、卫生、洁净的山泉水引到了家家户户。昔日挑水用的扁担、水桶成了家里的收藏品，挂在不起眼的墙头，成了一抹记忆。

过上不用挑水、抬水的日子，大家的闲工夫就多了，但是忙惯了的水溪人一刻也闲不下来。

酒厂开起来了，养猪场建起来了。一拨又一拨乡亲选择到大城市打工挣钱，留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也没闲着，就着好水做米酒、腌泡菜。做得多了，这些本属山里的味道，也相继

随着打工队伍，悄然走进了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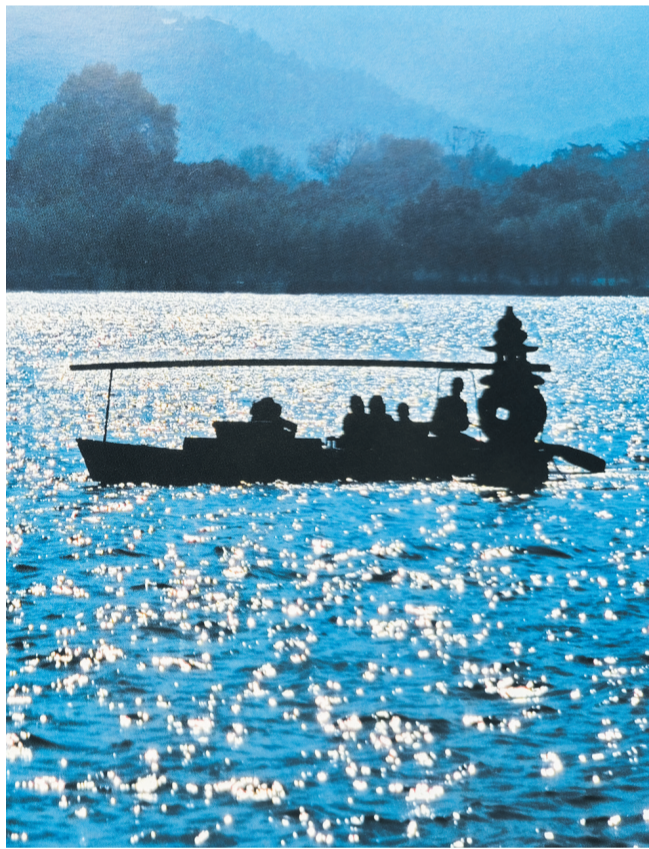
一些见过世面的本地老板瞄准机会，组织一些泡菜能手到大城市发展。可他们却发现了一件怪事，在外地泡酸菜，青菜是一样的青菜，坛子是一样的坛子，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泡不出在竹溪做泡菜的味来。稍有不慎，还会泡坏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该不是水吧？酿黄酒、泡酸菜、做豆腐乳，哪个离得了水？原来竹溪水是这么的神奇。可是水又不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呀。

谁说不能？

举世闻名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动工了，竹溪水也跑到了首都北京，润泽北方。

如何保护好这水？近年来，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学习，竹溪人都自觉为保护优质水源让路。从山上到地下，从池塘到河流，年年在治理，处处在保护。退耕还林、工厂关停、污水治理、绿满竹溪，一系列举措让河水容颜大变。如今，竹溪人喜欢漫步在绿树长青的河堤上，时不



蓝色汉江 罗喜周 摄

时可见野鸭起舞、水鸟嬉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景在竹溪随处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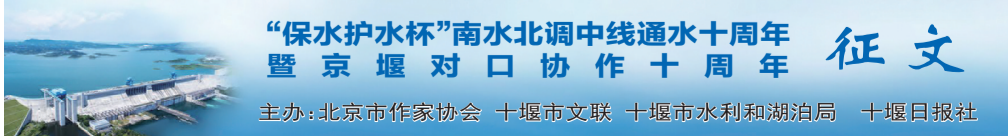
一江清水向北流，京津吃水不再愁。但当地人却犯了愁，竹溪风景如画的乡村如何实现产业兴旺，满眼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如何让老百姓的口袋快点鼓起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竹溪水好，就要做好水文章。一幅新时代“抬水图”在竹溪大地上徐徐展开。领导带头，全员上阵。路不好，打隧道修。电不够，建发电站。机器轰鸣响彻云霄，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经过几年努力，产自竹溪的矿泉水，终于贴上国际商标“VOSS”横空出世。

刚刚上市几个月，VOSS美丝饮用天然矿泉水就带着竹溪人的期望，被“抬”到了武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多个城市，进了高档酒店，摆在了G20国际会议桌上，还漂洋过海走到了世界各地。

勤劳，让竹溪人不再抬水；奉献，让竹溪人不忘护水；智慧，让竹溪人不懈运水。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敢闯敢干的竹溪人将会团结更多力量，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确保一库碧水永续北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丽神奇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一定会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保水护水杯”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周年 暨京堰对口协作十周年 征文

主办：北京市作家协会 十堰市文联 十堰市水利和湖泊局 十堰日报社

在北方，致南方(组诗)

■ 汪 汪

十堰，寻美水源

在十堰，我多想是一阵轻风
催动蓝天上的白云朵朵，行走
儿时的梦中，武当山太高了
须如风凌空，才能一窥金顶真容
群山如龙，山脊的曲线起起伏伏
千百年来，鲜活了多少龙争虎斗的江湖
问道非常道，油灯下的仙风道骨
清风明月之境，如你，如我

在十堰，我应该是一阵轻风
翻卷蓝天上的浪花朵朵，游走
千里汉江，万里南水北调
须御风凌空，才能明了水与流向
真水无言，大爱无疆
哺育了汉江儿女多少诗意的江南
滋润了豫冀京津那焦渴的喉咙
青春北国山河，如诉，如歌

在十堰，我必须是一阵轻风
扰动蓝天上的星星颗颗，奔走
汽车城的厂房一座连着一座
须神龙东风，才能追赶轿车的速度
一任彩虹飞渡，高速地延伸着道路
乡村在拔节，城市在生长
霓虹闪烁，车水马龙
这新时代的脚步，如雷，如鼓

那么最后，在十堰，我真的是一阵轻风
融进蓝天上的白云朵朵，如雨滑落
打湿山川，河流，直至一草一木
滋养小鸟的梦想，晶亮雄鹰的光荣
甚至打湿乡愁，让思乡的泪迹流成河
想起花朵，为什么我的泪如春雨一直不休
纵使十堰百堰，千堰万堰也不能排够
因为我的家乡，最是英雄的热土！

南水北调，水与流向

该南去的南去，该北流的北流
都去滋润那些焦渴的眼眸
所以，同一江清水北上
我也是一朵快乐的浪花
时不时欢笑、绽放
还歌声激荡，一路上
辉映阳光
辉映月光
辉映星光
让这一江清水的波光
日日夜夜地，闪亮

永定河有水了

南水北调
永定河就有了长江
引黄济水
永定河就有了黄河
有了长江黄河的帮助
加上永定河沿岸的自助：
河道整治、植树造林、种草护坡
……

如今的永定河
地下有水了
河床有水了
两岸有水了
上中下游，都有水了
甚至你眼里的天空，也都有水了
——有水的永定河才叫真正的河
才配得起长江黄河的期盼与祝福
才配得上无定到永定的名实相符
也才称得上永远安定京城的：母亲河

在北方，致南方

尽管是在永定河号称天鹅湖的湖面上
天鹅这油光的羽翅，也算得是雪白发亮
犹豫举起的翅，也算得是舞台亮相
太阳的聚光灯，也算得是打在了身上
但那扑腾的红掌
看起来跟蠢笨的家鸭没什么两样
都翘起着惊慌，扭捏得让人发笑
甚至扭捏得比丑小鸭还丑小鸭
可是啊，天鹅终究是天鹅
尽管肥硕，也许害羞
但就像硕大的飞机正在收落架
随着越来越快溅起的水花
以及越来越挥洒自如扇动的翅膀
先是水中踟躇，接着水上漂，滑翔
最终还是不可思议地飞起来了
且越飞越近，越飞越潇洒
直到飞过头顶，转换了视野
水面被拉宽拉长，对岸被拉远拉高
向南的天空被拉得越来越高甚至虚化
多久了？耳旁似乎还有马达在轰鸣
眼前也还有起跑的身影在不停闪晃
以及水底天上，涟漪的乐音，在荡漾